



冬日访蜡梅

□安殷 文/摄

当下时节,万物敛藏,天地间最明亮的一抹颜色与最清冽的一缕芬芳,大抵都属蜡梅了。它总在一年最冷的辰光里,毫无顾忌地绽开,香气泼辣张扬,像是一场无声的宣告。

记忆中,宁波中山公园有很多蜡梅,颇为盛大。其中一处由25棵蜡梅聚拢在一起,远望如一片停驻的黄云。香气更是张扬,毫无扭捏含蓄的闺阁气,直直地涌入你的呼吸。彼时,竹亭里恰好有人吹笛,清越的笛声与浓烈的梅香交织着,直上冬日湛蓝的晴空,让人心醉神迷,久久不忍离去。当时便胡诌了两句:“林密亭幽笛声远,花黄空碧不思归。”只觉得,蜡梅既开,每一朵都不应错过它的全盛。

那一次,我还写过这样的文字:河水冰冻,阳光溢溢/蜡梅开了,全盛时节/每一朵花,都不要错过花期/每一个节气,都能感受物候的气息/每一段情,都值得珍惜/

还记得和高中同窗一起攀爬金娥山时,邂逅过蜡梅。我们穿过一片茶园,爬到山顶,见最高处有一尊弥勒佛,笑看着众生。回来时已是中午,我们在山腰的山庄吃饭,见到旁边也有一棵蜡梅,开得正艳。天虽冷冽,却有蜡梅芬芳佐餐,老友在侧,这般时光,人生能得几回?归来后便记了一笔:

古道清风金寺旁,
竹林茶树暖冬阳。
山巅弥勒对人笑,
桌侧蜡梅泛嫩黄。

最教我怀念的,是老单位院里的几株素心蜡梅。那是蜡梅中的上品,花瓣宽大,内外一色纯黄,那黄是娇嫩的、透明的,仿佛被寒气凝冻过的蜜蜡。侧光之下,玲珑剔透,是我每年必拍的冬日小品。雪后尤绝,莹白的雪轻轻覆住明黄的花,相依相融,清冷灼眼,直看到人心里去。很少有人会在意蜡梅的果子,开始是青青的,像是橄榄。成熟后干瘪发黑,一捏可以看到里

面的种子,呈褐色。有同事把这种子插在花盆里发出了树苗,我试过多次,却都没能成功。

后来院落改造,那几株蜡梅竟被悉数铲去,原地换上了诸多盆景,却无一盆是蜡梅。草木有情,它们的消逝,在我心里留下了一小片空缺。

幸而,我与蜡梅的缘分,还未绝。我所住的小区里也有蜡梅。品种好像是狗牙蜡梅,花瓣长而尖,形同狗牙。内轮中心花被呈紫色,花不大,香气淡,花期较迟。蜡梅枝条很脆,我喜欢摘一枝插在梅瓶中,可以香上好几天。只是离了根的花朵,形虽在,魂没了,香味也很快消失了。

蜡梅这名副其实的冬日精灵,其实很是佛系好养。它耐寒耐旱,不挑地方,花却金贵——不仅能入画入诗,还能入饕人药。其花可烩牛肉、炖鱼头,亦可制茶、煮粥、做香料,可以解暑生津,清热解毒……这些妙用,我多是听闻,未曾亲试。于我而言,它的好,首先在于那破寒而出的凛然香气,与那照亮晦暗的明黄颜色。

如今单位附近的公园角落里,有十几株蜡梅,天晴时,午饭后,我都会去看看蜡梅,好像是去赴一场约会。冬日的暖阳晒着我的背,我的鼻子凑近花瓣,闻着芬芳,周围没有人,我愿这一刻可以长久,但不可能一直傻傻地站着那里。那年疫情期间,我戴着口罩,想到梁启超曾袖里笼花,我心生一念,摘下一朵蜡梅,放入口罩中,顿时就被香气包围了。

坐电梯时,我与熟人寒暄,无人知晓,我的口罩里正藏着一个芬芳的冬天。那缕偷来的幽香,是我与蜡梅、与那个艰难时节里仍坚守的美好之间,一个妙不可言的秘密契约。

大寒虽冷,心有暗香,便足以抵御整个冬天的萧瑟了。

第三条腿

□陆萍萍

下午两点的阳光,带着慵懒的暖意漫过窗棂,房门便被轻轻推开——老妈要出门了。

她上穿宽松的紫红色羽绒服,下搭一条黑色保暖裤,悄悄掩住脊背微微佝偻的弧度,脚着一双白色软底轻便鞋。一手扶着门框,一手紧紧握着那根木质拐杖,缓缓迈步而出。步履虽慢,却透着一股子从容自在的劲儿。“笃——哒哒”一重二轻的叩击声,清脆又轻缓,像在与时空低语,又似在试探前路的安稳。

望着她挪进电梯的背影,“咣当”一声,电梯门缓缓合上。恍惚间,眼前的拐杖与叩击声,竟与25年前的画面重叠——那是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年,医院的长廊里,老妈的双腿,是彼时最坚实的支撑。

那时的她,似乎永远在走。在医院的长廊里,她快步穿梭,从病房到护士站,从检查室到开水房,脚步不停,身影不歇。她成了老爸病床前最靠谱的“编外护士”,实习生第一次来换药,捏着镊子的手抖个不停,迟迟不敢下手。老妈见状,双手接过,轻声说:“我来。”话音未落,指尖已稳稳地拆开纱布,消毒、上药、包扎,干脆利落,仿佛早已练过千百遍。病友家属遇上难处,她总也不厌其烦,牵着人家的手往晾衣区走,往食堂跑,絮絮叨叨地说着打饭的规矩、买饭票的时间。脚下的步子,总是那么轻松,那么有力,仿佛永远不会累。

那是的我,忙完工作赶来,总能看见她脚不沾地奔波的身影。长长的走廊,被她的双腿丈量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心中满是愧疚。而她却笑着拍拍我的背,说:“小时候,你不是问我,妈是超人吗?是,妈是。别担心。”

一句话,时光倒流回到小时候。

我上幼儿园时,老妈总骑着那辆掉了漆的28大杠。横档上坐着妹妹,我搂着她的腰坐后座,把脸埋在她带着皂角香的粗布衣襟里。她的双腿交替蹬着脚踏板,一圈又一圈,蹬得稳健又轻快,链条发出哗啦啦的声响,车轮滚过青石板路,碾过掉落的梧桐叶,留下一串咕噜噜的回音。

那时厨房在楼下,每到饭点,她便端着饭菜汤,捧着碗筷勺,一趟趟往楼上跑。21级台阶,被她的双腿踩得噔噔响,裤脚带起的风,都裹着饭菜香。吃完饭,又抱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空碗空碟下楼

洗刷,动作轻快得像一阵风。井台边,她挽起袖口,露出结实的小臂,洗衣浆被。冬日晴好的日子,天还未亮,窗外的霜花还没化,她便拎着一桶桶冒着雾气的井水,弯腰、搓洗、捶打,双腿稳稳扎在冰冷的水泥地上,裤脚卷到脚踝,被溅起的水花濡湿了一片,一口气要收拾两大床厚重的棉被。夜里钻进裹着太阳香的被子,鼻尖萦绕着皂角与阳光混合的味道,我总傻傻想,妈妈的双腿里,一定藏着用不完的力气。她是我心中的超人。

那时她上楼梯,从不用扶手。前脚蹬地时,裤管会绷出紧实的线条,仿佛能听见骨骼与肌肉咬合的脆响,一步一阶,轻松如机器人。

而现在,那根深褐色的木质拐杖,成了她的第三条腿。

每一次“笃——哒哒”的笃击,敲碎了曾经的利落。她特意在拐杖头上包一块绒花布,“声音轻了,地板也不疼了。”那个当年把台阶踩得噔噔响、连脚步都带着风力的人,如今连对身边的物件,都温柔了起来。

笃——哒哒,笃——哒哒……

走廊里,熟悉的声响由远及近,缓慢而沉稳,敲碎了傍晚的宁静。我赶紧打开房门,她笑着望向我,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朵温柔的花,满是暖意:“耳朵真好。”

“像你呀。”

一句话,思绪便飘向了我结婚后的日子。那时休息日,我们带着孩子回娘家,自行车刚推进大墙门,就听见一串“叮叮咚咚”的脚步声顺着楼梯而下。踏着木地板的节拍,还带着点雀跃的跳脱。“来了,来了。”没等我弯腰抱起孩子,老妈已迈上一大步,一把将宝宝揽进怀里,脚步轻快,眉眼含笑。

如今,我陪她去周边游玩,老妈总喜欢自己拄着拐杖,一步一步慢慢挪,不肯多让我扶。拍照时,她刻意把背挺得直直的,拐杖立在身侧,像一个沉默的伙伴。上下台阶,我轻轻扶着她的胳膊,掌心偶尔触到拐杖的温度,那一刻,忽然我懂了。

曾经为我遮风挡雨的人,用双腿为我支起一片天的人,她老了!她有了“第三条腿”。

原来,“超人”也会老去,只是她的坚毅,从未褪色。藏在拐杖的每一次笃响里,藏在曾经轻快有力的双腿里,藏在每一个默默守护的朝夕里。